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第十四卷

國學研究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國學研究

第十四卷

主 編

袁行霈

編委（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天有	王小甫	王邦維	吳同瑞
袁行霈	陳 來	鄒 衡	程郁綴
董洪利	趙匡華	趙為民	閻步克
鄧小南	蔣紹愚	樓宇烈	錢志熙
嚴文明			

特約編委

許逸民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學研究.第14卷/袁行霈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2

ISBN 7-301-08171-5

I. 國… II. 袁… III. 國學-中國-文集 IV. Z126.2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13777 號

書 名: 國學研究 (第十四卷)

著作責任者: 袁行霈 主編

責任編輯: 喬 默

標準書號: ISBN 7-301-08171-5/G·1318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北京大學校內 100871

網 址: <http://cbs.pku.edu.cn> 電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北京軍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大學印刷廠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mm×1092mm 16 開本 27.5 印張 500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60.00 圓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本刊之出版，先後承蒙
南懷瑾、查良鏞等先生暨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慷慨資助，
特此致謝。

目 錄

成都王穎督區幕佐和文化傾向之考釋	林校生 (1)
新見鴿子洞元代契約識讀	張傳璽 (27)
中唐學術思潮新變與孟子地位之變遷	李峻岫 (33)
吳澄太極思想述論	方旭東 (55)
王心齋後人的思想與實踐	
——泰州學派研究中被忽略的一脈	彭國翔 (75)
唐代樂部研究	王小盾 孫曉暉 (115)
竹枝詞考辨	劉 航 (185)
“無弦琴”的認同與啟示 (下篇)	
——論陶淵明“無弦琴”的內涵在唐代之後的	
繼承與發展	孟二冬 (203)
《纂異記·齊君房》文本考異	馬振方 (255)
隆萬文壇上的王世貞	孫學堂 (265)
戴震轉語理論研究	蔡錦芳 崔富章 (283)
趨向動詞“來/去”與語法化	
——兼談“去”的詞義轉變及其機制	徐 丹 (315)
論王國維的“古雅”說	李 鐸 (331)
東吳三惠著述考	漆永祥 (363)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 (2003 年底—2004 年 6 月) 大事記	(429)
徵稿啟事	(431)

成都王穎督區幕佐和文化傾向之考釋

林校生

【提要】 曹魏兩晉的河北都督區，經歷了從兼統冀、幽、并三州，到幽、鄴分督，而後又在一定程度上錯綜整合的複雜變化，成都王穎駐鎮鄴城時致力統轄的區域，不僅限於司、冀本土，對幽、并地區也有所擴張，可能是西晉一朝相對完整的河北都督區。穎府佐吏名姓可考者近 50 人，家族門第較高，里籍分佈較廣，其中南方人士和內遷胡人所佔比例相對較大。府主專心在河北慘淡經營，堅持以鄴、冀地區為政治根基，在他憑藉雄兵霸府與其政敵東海王越激烈抗衡的過程中，相當鮮明地顯示出鄴、洛之間儒、玄兩種政治文化的對立態勢和地緣意味。

西晉的國家權力，主要掌握在皇帝和宗室手中。武帝一朝，多數年份宗王方鎮的數量都在四至六個之間^①，皇室控制着全國一半乃至過半的重要都督區，從而有力地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統治。武帝死，惠帝不慧而終得繼統，情況開始發生很大變化，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逐漸減弱。不過，在惠帝前期（元康年間，293—299），一則宗王方鎮數量略有下降，一般年份僅為三至四個；二則賈后代惠帝視朝，頗得張華、裴頠、賈模等重臣的支持，國家權力運作體制尚未大壞。比及永康元年至光熙元年（300—306），賈后以廢殺愍懷太子而觸犯衆怒，中央政令的權威性嚴重受損，並且宗王方鎮的數量又激增至六至八個^②，它們對於國家權力之分割、配置的影響，自然要大大上升。此中地位最為重要者，當推這一時期駐鎮鄴城的征北大將軍司馬穎。“三王起義”成功後，

齊王冏主政，穎在鄴而都督中外、錄尚書事；長沙王乂主政，事無巨細皆赴鄴咨訪；乂死，穎以皇太弟、丞相專擅朝廷。實際上，他“懸執朝政”的局面前後延續了四年之久^③，對西晉後期乃至東晉的國家權力配置格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本文僅從成都王穎之都督區及幕下僚佐的角度，作一初步探討。

一、曹魏西晉的河北都督區的存在形式問題

河北都督區早在東漢末已經出現雛形。獻帝初平四年（193）朝廷詔拜公孫瓚為前將軍、假節“督幽、并、青、冀”^④；建安二年（197），拜袁紹為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⑤，都帶有默認軍閥割據地盤的意味。建安九年（204），曹操命荀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⑥，則帶有“暫時留守”的性質^⑦。曹丕稱帝，定都洛陽，河北都督區乃正式形成。

曹魏時期一般有雍涼（關中）、荆豫（荆襄）、揚州、青徐、河北等五大都督區^⑧。清人洪飴孫《三國職官表》稱“都督河北一人，兼轄冀、幽、并三州軍事”，並搜考史籍，列出相繼任此職者八人：吳質、呂昭、程喜、陳本、劉靖、許允、何曾、王乂^⑨。吳質“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亦稱“使持節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⑩，信都為冀州治所；呂昭任都督而兼領冀州刺史，他們的都督區除幽、并之外還包括了冀州，是不爭的事實。當時的散騎黃門侍郎杜恕針對呂昭兼領冀州，上疏批評朝廷此舉，反對“腹內”四州與“緣邊”八州一樣屯駐重兵。程喜以下六人不見再有兼領冀州的官銜，且程喜曾屯兵於薊，劉靖也曾修渠灌溉薊地的稻田，薊為幽州治所，嚴耕望先生據此認為程喜以還不再節制冀州，“蓋督區唯幽、并二州矣”^⑪。這個推測有一定道理。不過，杜恕在奏疏中說：

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唯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

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⑫

仔細玩索文意，可以見出杜恕的主張，其一，治國當以豐財安民爲本，不能因爲“修將率（帥）之事”而輕忽農桑經濟；其二，軍功當然也很重要，但它並不單靠緣邊諸州都督之直接用兵，還有賴腹內諸州刺史“勤於民事”，提供保障；其三，祇就戶口殷實、財源富饒的冀州而言，這裏是徵收國用軍資的一大“府庫”，不宜多競“干戈”，如果一定要屯駐重兵加強防務，也祇宜專置大將鎮守安撫。那麼，杜恕並不反對冀州作爲經濟基地納入國家軍事安全防衛體系，甚至也不反對把冀州作爲欽命將帥節度轄制下的一個軍事防區。要之，杜恕歷來不贊成的是“州郡典兵”的政策，堅持的是都督不兼州郡長官或刺史“勿令領兵”的原則^⑬。關於自程喜開始河北都督區不包括冀州的推斷，恐怕理由不足。

再看前舉諸位河北都督之將軍銜號，吳質爲振威將軍，四品（其後并州刺史田豫、陳泰、魯芝皆加此銜）^⑭，稍遷北中郎將，仍爲四品。呂昭、陳本、許允、劉靖爲鎮北將軍^⑮，二品；何曾爲鎮北將軍遷征北將軍^⑯；程喜爲征北將軍^⑰，可能亦由鎮北將軍遷。征北將軍也是二品。洪飴孫以爲曹魏征北將軍“統幽、冀、并三州刺史”^⑱。大致可以說，魏文帝曹丕策命舊友吳質初以四品雜號將軍之銜都督河北三州，尚是臨時建制；呂昭以後，任用二品的鎮北、征北將軍爲河北都督成爲定例，軍銜、品秩大大提高，正常情況下其督區不應反而減縮。

司馬昭晚年，曹魏都督區的分劃出現了一些重要的變化，其中很顯著的一條，即河北都督區逐漸一分爲二。先是鄴城都督區逐漸成形。唐長孺先生敏銳地注意到，早在晉代魏前四年，即景元二年（261），宗室司馬遂便以北中郎將出督鄴城，而司馬遂之督鄴城又是取代司馬佃^⑲。不過在司馬佃“監守鄴城”至司馬遂“督鄴城守諸軍事”之時，何曾仍都督河北諸軍事，鄴督可能祇是二級都督區。據《晉書》何曾本傳，何氏入朝遷任司徒在咸熙初年。《世說新語·德行篇》“祖光祿少孤貧”條注引《王弼別傳》載：“時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爲相國司馬，遷大尚書，出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

馬昭赴長安處置平蜀主將鄧艾、鍾會之亂，其事也在咸熙元年（264），王乂於是年繼代何曾，職銜卻已改為幽州都督，鄴（冀）、幽分督之制至此確立。

西晉前期承接曹魏末的做法，設幽州都督區以戍邊，設鄴城（冀州）都督區以制內。據萬斯同、吳廷燮兩家方鎮年表，這一時期鄴城都督歷歷可考，幽州都督祇有四年不詳。二鎮轄境長年不變，它們確實已成為相當穩定的都督區。至於并州地區，自泰始初至元康中，三十多年間設軍事長官者僅二任十二年，且幾乎皆為監州軍事；單設刺史者六任二十三年，可知并州祇是二級督區。按照邊疆、腹內設督的不同職能，處在胡、漢勢力衝突前沿的并州，當隸屬於幽州都督區^②。《晉書》卷三六《衛瓘傳》載：“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至鎮，表立平州，後兼督之。於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並為邊害。遂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衛瓘西防拓跋鮮卑，故須兼統并州；東防東部鮮卑（段部、宇文部、慕容部），故須兼統平州^③。幽州都督區基本擔負了曹魏時期河北都督區守邊備胡的職能，祇是原來那種以征（鎮）北將軍兼統幽、冀、并三州刺史的河北都督區已不復存在。

但到司馬穎鎮鄴城以還，河北大都督區的歷史舊影又開始一定程度地浮現在政治舞臺上。此事雖史無明言，卻有若干迹象頗值得我們關注。其一，司馬穎之前的十任鎮將，皆稱督鄴城守諸軍事、督鄴城守事或監鄴城，督主的軍銜，以北中郎將為常制，四品；祇有兩任為平（安）北將軍^④，三品。司馬穎元康九年（299）以平北將軍（三品）鎮鄴^⑤，不久，即遷鎮北大將軍（二品），永寧元年（301）正月，遷征北大將軍，同年六月又加大將軍（一品）。（此處祇論將軍銜號本身的品次，不考慮擔任者是否持節都督、開府。）司馬穎之名，《晉書》凡百餘見，祇有“鎮鄴”的字樣，從未見署如其前任“督鄴城守諸軍事”一類的官號，而鎮鄴祇表明軍府駐地所在，不排除他的都督區超過諸位前任的可能性。

其二，司馬顥鎮鄴，所統胡狄，可能已兼及幽并地區。《晉書·劉聰載記》載：“河間王顥表為赤沙中郎將，聰以元海在鄴，懼為成都王穎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軍事。”同書《四夷傳》稱赤沙為北狄匈奴入

塞者十九種之一。據田餘慶先生推斷，赤沙則為匈奴別種，當從赤山烏桓發展而來^④。無論是內遷烏桓還是內遷匈奴，“統”“護”他們的將領，都屯駐於幽州廣寧或并州晉陽一帶。但司馬頤未任幽、并都督，有之，宜為元康元年九月至九年元月（291—299）以北中郎將監鄴城守事所兼，其後由司馬穎繼代。那麼，《劉聰載記》所叙受命護赤沙種落，正是元康八九年間司馬頤、穎交接鄴城都督前後的事。

其三，如前所述，曹魏末河北都督區已經分解，但至司馬穎晚年，河北都督之稱又屢見於唐修《晉書》。《陸機傳》載：“穎與河間王頤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事在太安二年（303），司馬穎以大將軍錄尚書事，在鄴遙執朝政，遂任用舊府僚佐陸機擔當軍事要職。王粹任北中郎將，當為冀州都督（據吳廷燮表，刺史為李毅），陸機兼統王粹及其他多位將軍，他的都督區應不止鄴城和冀州諸郡。又，《王浚傳》載，王浚南下攻司馬穎，克鄴城，“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其事在永興元年（304）。顯然王浚的河北都督區是包括幽州及平州的。又，《惠帝紀》載，永興二年九月“以成都王穎為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鎮鄴”；《盧志傳》載：“以志為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穎北鎮（鄴）。”盧志是司馬穎的心腹重將，魏郡屬司州。按地理位置看，司馬穎的河北都督區除冀州以外，至少當包括司州的魏郡及魏郡以北、與冀州境相接的廣平、陽平等郡。而冀州本土，卻另有司馬穎對手東海王越之弟司馬模為都督^⑤。又，《范陽王虓傳》載，在反對司馬頤、穎的鬥爭中，“東海王越為盟主，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將軍、持節，領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等節度……王浚表領冀州刺史，資以兵馬”。其事也在永興二年。司馬虓的河北都督區當包括冀豫二州。短短的三四年間，出現了四位河北都督，其中陸機屬於司馬穎陣營，王浚、司馬虓則屬於司馬越陣營。二者互相對壘，所以督主的任期重疊，轄境交錯，但總的區域範圍仍以曹魏的河北都督區為主體。

其四，永嘉以還，史文中正式出現都督冀州兼統他州的督區。例如，永嘉元年，司馬騰督司、冀二州諸軍事，鎮鄴；五年，王浚進位大司馬，都督幽、

冀諸軍事領幽、冀二州刺史；同年或稍後，棗嵩又受任監司、冀、并、兖諸軍事、行安北將軍^⑥。這表明當時存在一個超出冀州本境的更大的都督區。入朝參加輔政的司馬越為爭奪冀州，先以其弟司馬模為冀州都督，司馬穎死，司馬越又以其弟司馬騰、盟友王浚先後各以本州兼督冀州，還通過王浚收降原屬司馬穎府的棗嵩，力圖西而兼督并州，東則兼督兖州（并、兖各為司馬騰、越弟兄的政治根據地）。但由於北胡勢力南下，迅速擴張，司馬穎時期比較完整的鄴城大都督區或稱河北都督區，至此陷入收縮碎裂、變化不定的狀態中。

其五，愍帝建興二年（314）二月，升任并州刺史劉琨為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三年都督并、冀、幽諸軍事^⑦。自魏末冀、幽分督，河北都督區一分為二，經過半個世紀的演變，到西晉末年終於重新出現包括冀、幽、并三州的河北都督區。但二者有顯著的不同，曹魏的河北都督區先以冀為本州，鎮信都，繼而東移北遷至幽州的薊城，劉琨的河北都督區以并為本州，多數的時間鎮晉陽。更重要的是，以劉淵、劉聰為首的匈奴人早就在并州擁有很大的勢力；永嘉之亂中，逐漸向東擴張，控制了冀州許多郡縣；至於幽州和平州東部則是王浚和鮮卑段部的地盤，劉琨的河北都督區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一個名號強於實體的法理性的存在。當然，過於低估劉琨也不合事實。光熙元年，劉琨刺并州，募兵撫民，史稱琨“為（司馬）越北面之重”^⑧。其後，他的軍隊一直輾轉在黃河以北的許多地方，包括并州的太原、上黨、樂平、新興，冀州的常山、中山、趙，司州的魏、河東，以及時屬幽州的代、上谷、廣寧等郡縣^⑨。劉琨的都督區可謂兩晉之交北方遺民武裝的一面旗幟。

綜上所述，曹魏時的河北都督區的重要性較低^⑩，西晉時鄴城督區地位上升，但地盤縮小，非復曹魏河北都督區舊貌。司馬穎先後以平北將軍、鎮北、征北大將軍、大將軍、鎮軍大將軍之號駐鎮鄴城致力統轄的區域，並不僅限於冀州本土，它對幽并地區有所擴張，可能是西晉一朝相對比較完整的河北都督區。

二、司馬穎府幕佐的里貫門地情況簡彙

司馬穎於太康八年（287）封成都王^⑪，其年9歲；約元康四至五年

(294—295) 爲車騎將軍^②，其時 16—17 歲。他的主要歷官，當從元康九年 (299) 正月以平北將軍鎮鄴開始 (21) 歲，隨後累遷鎮北、征北大將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丞相，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永興元年 (304) 十二月解官，以王還第，二年九月復以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光熙元年 (306) 九月被殺。

嚴格說來，司馬穎河北督府的幕佐必須是平北、鎮北、征北、鎮軍諸大將軍幕府的佐吏。但考慮到，一則司馬穎永寧元年 (301) 六月加大將軍，錄尚書事，永興元年正月詔爲丞相，三月立爲太弟，都督中外，在此期間一直駐鎮在鄴，雖是中央權臣，卻又保持方鎮強藩的態勢；二則方鎮幕佐的材料留存甚少，見載的司馬穎所統諸府佐吏的幕稱，乃隨事而叙，此前此後的升黜遷轉，不可能有詳盡交代，我們祇能把史書載及司馬穎所統諸府的佐吏看成一個整體。

里 貫	門 地 類 型				出 處
	士族	低等士族	寒庶	不詳	
司州滎陽開封	鄭球				《晉書》本傳
弘農華陰	楊準				荀綽《冀州記》
河東聞喜	裴武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 (一)
猗氏	王接				《晉書》本傳
廣平				程牧 ^③	《晉書》司馬穎傳
陽平				公師藩	《晉書》宗室傳
發干			步熊		《晉書》本傳
魏郡		邵續			《晉書》本傳
兗州陳留圉縣	江統				《晉書》本傳
考城	蔡克				《晉書》蔡謨傳
東平壽張	王堪 ^④				《世說新語》注引《晉諸公贊》、《潘岳集》
泰山		胡毋輔之			《晉書》本傳
豫州潁川長社	棗嵩				《晉書》文苑傳
潁陰	荀邃				《晉書》本傳
汝南南頓	應詹				《晉書》本傳
西平				和演 ^⑤	《晉書》司馬穎傳
(譙郡鉅縣)	(嵇含)				《晉書》忠義傳

(續 表)

里 貢	門 地 類 型				出 處
	士族	低等士族	寒庶	不詳	
冀州安平觀津	張協				《晉書》本傳
樂陵厭次		石鈔 ^③			《晉書》王浚傳、石鈔墓誌
博陵				崔曠	《晉書》司馬穎傳
勃海南皮	石超				《晉書》石苞傳
饒安	刁協				《晉書》本傳
幽州 陽涿縣	盧志				《晉書》本傳
	盧晏				潘尼《送大將軍掾盧晏詩》
并州				喬智明 ^③	《晉書》本傳
太原				王彰	《晉書》劉聰載記
				郝昌 ^③	《晉書》司馬模傳
新興			劉淵		《晉書》劉元海載記
			劉聰		《魏書》本傳
秦州天水		趙驥 ^③			《晉書》司馬穎傳
益州蜀郡成都	杜毗				《晉書》良吏傳
	杜烈				《華陽國志》後賢志
	杜良				《華陽國志》後賢志
江原		常壽			《華陽國志》後賢志
犍爲				楊邠	《華陽國志》後賢志
南安		費立			《華陽國志》後賢志
徐州琅邪臨沂	王衍				《晉書》本傳
	王澄				《晉書》本傳
東海蘭陵		繆胤 ^④			《晉書》繆播傳
揚州吳國吳縣	陸雲				《晉書》本傳
	陸機				《晉書》本傳
	顧榮				《晉書》本傳
富陽		孫惠			《晉書》本傳
不 詳			孟超	王混	《晉書》陸機傳,《魏書》序紀
			孟玖	田思	《晉書》陸機傳,司馬穎傳
			成夔 ^④	樓權	《晉書》惠帝紀,司馬模傳

今將司馬穎府幕佐的里貫、門地情況列成如下簡表（未應辟者加括號為識）。

今日所能見到的穎府幕佐材料，大致可以分作四個系列。其一，是平北將軍、鎮北大將軍、征北大將軍府（299—301），包括（左、右）長史、（左、右）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督護等五職 9 人；其二，是大將軍（含鎮軍大將軍）府（301—303，305—306），包括中軍師、左右長史、左右司馬、參軍、記室（督）、掾、帳下督、小督等八職 20 人（中有二人具體幕職不詳）；其三，是丞相府、太弟府（304），包括參署丞相府事、軍謀祭酒、司馬、從事中郎、參軍、參丞相前鋒軍事、東曹掾、掾，太弟屯騎校尉、太弟中庶子、中舍人、左衛率第十二職 15 人；其四，是成都王國府（287—306），包括從事中郎、中尉、郎中令、侍郎、將軍第五職八人。以上刪除跨府重複者，共得穎府佐 48 人，加上辟而未就官的嵇含，計 49 人。

三、司馬穎府的勢力範圍

司馬穎幕佐中，史籍明載里貫者 38 人，約佔已知數的 79%；加上大致可由姓望推斷者 4 人，則約佔 88%。這雖然是一個很不完全的數據，但就魏晉方鎮幕府研究的個案選擇而言，這樣的數量已不算少，這樣的比例已不算低，可以作為我們統計、比較的基礎。

穎府里貫可知的 42 名幕佐，分屬司州的河東、陽平（各 2 人）、滎陽、弘農、魏、廣平（各 1 人）等六郡，冀州的勃海（2 人），博陵、樂陵、安平（各 1 人）等四郡國，兗州的陳留（2 人）、泰山、東平（各 1 人）三郡，并州的太原、新興（各 2 人）及地名不詳者（1 人）三郡國^④，豫州的潁川、汝南（各 2 人）二郡，益州的蜀（4 人）、犍為（2 人）二郡，徐州的琅琊（2 人）、東海（1 人）二國，揚州的吳郡（4 人），幽州的范陽郡（2 人），秦州的天水郡（1 人），計十州二十五郡國（未計入嵇含所在的譙郡）。在一定的意義上，我們可以把方鎮幕府屬吏郡一級里貫分佈，視作衡量督主的政治動員力的一個重要參數。即使不考慮史料失載和磨損的因素，穎府的佐吏來源涉及二十五郡國，也

已顯示出相當強勁的政治影響力。西晉時，主要社會資源的支配是高度集中的，方鎮的政治動員力還深刻地反映在幕府佐吏的家族背景上。潁府佐吏出身士族者凡二十六家，其中琅琊王衍、王澄，潁川荀邃，弘農楊準，陳留江統、蔡克，河東裴武，吳郡顧榮、陸機、陸雲，八姓皆為高門。潁川棗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勃海刁、石二氏，河東王氏，汝南應氏，泰山胡毋氏，魏郡邵氏，樂陵石氏，安平張氏，東平王氏，天水趙氏，東海繆氏，這十四家亦為北方顯姓；富陽孫氏為江南顯姓，杜、常、費三氏為蜀地顯姓。此外，太原郝昌、廣平程收和博陵崔曠等三人，也可能是士族之家，暫不計入。總的說來，潁府網羅士族大姓是相當用心的。

西晉一朝，以都督諸軍事或監諸軍事之職鎮守鄴城的主將，有十幾任，任期較長的為彭城王司馬權（約7年）、趙王司馬倫（約14年）、河間王司馬頤（約7年）和成都王司馬穎（約7年），其餘的人任期都不足三年。彭成王權守鄴城諸軍事的時間比較早（泰始六年至咸寧二年），有關幕府的材料又很少，這裡暫不討論。曾入河間王頤府的佐吏，姓名可知者約17人，其中里貫可知者13人。該府著籍佐吏見載量太少，不宜把他的情況與潁府作比較。曾入趙王倫府的佐吏，姓名可知者28人（未含辟而不就的羊忱），其中里貫可知者約25人，佔總數的89%。這25人分屬豫州的潁川、沛、汝南三郡國，冀州的中山、常山、趙、安平、勃海五郡國，兗州的東平、濟陰、高平三郡，司州的河東、陽平二郡，徐州的廣陵郡，青州的樂安郡，荊州的江夏郡，揚州的吳國，雍州的北地郡，計九州十八郡國。以幕佐來源地的郡國數相比，倫府比潁府低四分之一^④。

倫府佐吏的家世背景，約有士族十四姓，其中高門有潁川荀氏、吳郡陸氏、北地傅氏、沛國劉氏等四姓，中山劉氏、高平郗氏、濟陰卞氏、東平王氏、汝南應氏、勃海刁氏、陽平東氏、樂安孫氏等八姓也是北方顯族，廣陵戴氏、江夏李氏則是南方顯族。此外，裴劭、牽昌、睦秘可能也是北方士族，暫從上述分析潁府之例，凡由姓望推得里貫者，統計門戶背景時都視作情況不明。二府相較，司馬穎網羅入幕的士族之家近乎司馬倫的兩倍，高門閥閱也為倫府的兩倍。這裏有資料存留不平衡的因素，司馬倫的見於記載的佐吏，絕大

多數祇署相國府幕職，或明叙倫執政時所用，祇有孫秀、張烏二人曾為趙王府屬，牽昌、應詹二人分別為征東（鎮徐州）、征西（鎮長安）長史，而無一人是鎮鄴時辟引。這與穎府見載的情況有很大差異，說明倫府吏失載的程度比穎府嚴重。當然，司馬倫乃是西晉一朝鎮鄴時間最長的都督，平（安）北府屬完全不見於史^④，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司馬倫其時佐吏的質量和活動不够突出。所以，從現存史料考察，仍可認為穎府佐吏的里貫分佈廣於倫府，家族門第優於倫府。

考察穎府佐吏的構成，見出它還有如下若干特徵。

其一，司馬穎注意吸取南方士人入幕。穎府中隸籍吳、蜀、犍為三郡佐吏計 10 人，佔已知里貫佐吏總數的 24%。而趙王倫府祇有吳郡陸機和廣陵戴淵 2 人，佔該府已知里貫佐吏總數的 8%。至於太康平吳以來，倫、穎之外的河北宗室都督顗、熾、模、虓及異姓都督和鬱、王堪、王浚、棗嵩、劉琨等人，府佐材料極少，基本上未見有南士入幕。這裏應當指出的是，司馬穎後期的主要政治對手司馬越的府佐中，南方士人的比例也比較高。越府里貫可知的佐吏約 72 人（不含未就任者），其中南方士人 15 人（含南陽、廣陵各 3 人），約佔總數的 21%，仍略不及穎府。

穎府南方士人比例特別高，也與資料存失情況有關。成都王穎受封，以蜀郡、廣漢、犍為、汶山十萬戶為王國，一些府佐憑藉常璩《華陽國志》的記載而流傳至今，這是其他宗王都督所不及的。但越、穎相爭，後來的東晉政權官員承接的是越府一脈，越府材料的記載和流傳，也有穎府所不能及的優勢。筆者以為，穎府南士多，主要還是府主用心招攬、重用的政策適應了被西晉翦滅的蜀、吳舊邦人杰渴望施展政治才具的內在需要。蜀郡杜烈叔侄三人並入穎府為佐吏，吳郡陸機兄弟二人本以文名世，而不顧鄉人勸阻，甘為穎麾下攻戰前鋒，都是有力的例證。

其二，司馬穎注意汲取內遷胡人入幕。胡族內遷時間久了，受中原文化浸染較深者往往也想通過漢官漢將開辟仕途。新興郡匈奴族人劉聰先為郡主簿，後相繼接受司馬冏、顗、穎所署官職，就屬於這種情況。史籍明載穎府有胡人幕佐劉淵、劉聰父子及王彰、喬智明，以當時情勢推想，可能還有一些為《晉

書》所遺漏。而在司馬穎之前，《魏書》卷九五《劉聰傳》載：請劉聰爲齊國中尉。中尉爲王府掌兵之職，可見甚受倚重。前文述及《魏書》卷一〇二《劉聰載記》：河間王顥表爲赤沙中郎將，聰投奔鄴城。不過，這兩例都是單證，還不能說已形成一種傾向。而司馬穎鎮鄴時，胡騎南下之勢正在發動之中。胡漢各依自己的攻守需要，你爲了打入營壘，我爲了汲引安撫，雙方一拍即合。於是，督區密邇塞北的穎府，一度擁有匈奴、屠各族上層人物爲幕佐勁將；繼而劉淵、劉聰父子又以救穎爲名出兵威逼洛都；隨後還有羯胡下層人物石勒十八騎依附穎故將公師藩，打出“爲成都王穎誅東海王越、東嬴公騰”的旗號^⑤，似乎都是題中應有之義。至於司馬穎的政敵司馬越，與東北胡族聯繫也很密切。祇是越府所在，與遼西、遼東相距甚遠，他們“合作”的主要方式是官爵封受、信使往來、協同作戰、彼此聲援等等，地理上的懸隔使得人才濟濟的司馬越“霸府”之中不曾出現東部鮮卑人身影。

其三，司馬穎注意汲取幽并人士入幕。劉淵、劉聰、王彰、喬智明從族屬說，是胡人；而從里貫說，則是并州人。穎府并州籍佐吏計有5人（加郝昌）；幽州籍佐吏計有2人（盧志、盧晏），合佔總數的17%，比例不算很高，意義非同尋常。我們知道，守鄴城諸軍事的主要職能，是屯集兵源，作洛都北面的鎖鑰，並監控聚居此處的曹魏宗室；它的作用，重在守內而非禦外。終武帝一朝直至惠帝前期，情況一直如此。但如上所述，司馬穎當事時，北綏防務日漸重要起來，著名的江統“徙戎”之議，便是在穎以平北將軍出鎮之年向朝廷提出的。很可能，鄴城都督的性質從這時起也在悄悄發生變化，它不僅內要繼續聯絡京師，而且外要兼掌警戒邊胡。穎備胡的重點，爲東北的鮮卑和烏桓。直接負責防禦東部鮮卑的，是在司馬穎鎮鄴次年受命都督幽州的王浚。但王浚其志不在抗胡，祇是通過巴結胡人，以求自安，進而擁衆自重。早在反對司馬倫篡位的鬥爭中，首鼠兩端的王浚便與司馬穎產生矛盾。穎利用王浚未兼刺史的機會，將原任幽州刺史石鈔吸納爲幕府上佐，而另派右司馬和演爲幽刺，和演被王浚與鮮卑聯兵攻殺；又派部將王斌爲幽刺，可見爭奪幽州防綏軍事指揮權之激烈。司馬穎辟引幽州士人以爲己用，必須聯繫這種背景來考察。鬥爭的結果，以司馬穎在鄴、洛失勢，王浚自兼幽州督刺而暫告收場。